

## 甜蜜時光

### ——石器時代二三事

#### 1

納坦襲台那天，氣象報導說：颱風眼難得經過台北上空，上一次颱風眼經過台北，是重創台灣的薇拉颱風……。

聽到這消息，我心血來潮打電話告訴外甥女說我曾搭時光機到過石器時代，想不到連平常最信任我的她都不相信，於是我不不得不把事情的始末說個明白。

是的，那個時光機就是強烈颱風薇拉。

那年不過相隔幾天，就接連兩個颱風來襲，賽洛瑪的倒 S 型舞步像酒醉的探戈，薇拉的 V 字型路線更是激情狂飆的迪斯可，兩者分別重創台灣南北，鐵、公路因而柔腸寸斷，物資無法流通，甚至連外國的救援物資也無法進入台灣，因為基、高兩大港口的貨櫃起重機被兩個颱風給吹落入海。不但這樣，許多電塔被風摧折，供電通道全毀，各大都市林立的高樓、公寓，頓時化身一座座漆黑突兀的喀斯特石林，一棟樓房是一個部落，一戶住家是一個洞穴，我們展開了與世隔絕的穴居生活，我那博學多聞的哥哥於是宣布：我們已經正式回到石器時代。

#### 2

那時經過一晝夜的狂風暴雨，附近的鬼仔坑溪也隨之發出怒吼，滾滾濁流沖斷橋樑，北淡線鐵路及所有道路都柔腸寸斷，關渡平原成了一望無際的水鄉澤國，台北回復到傳說中的古台北湖時代，這一切一切正是想像中的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。

一夕之間，物價像深海浮上的泡泡，迅速升高膨脹，紙幣成了被大水泡爛的廢紙，很難買到東西，生活一下子退回到以採集為生的時代。女人四處搜尋野菜，記得那時經常出現在餐桌上的，是母親在野地採來的番薯葉、過貓、山蘇等。雖然隨時可能斷炊，但她不採過多的野菜，因為石器時代無電，食物無法冷藏保鮮。

石器時代的女性常過著採集生活，而男人則狩獵、拖著獵物回家。有一天，我和哥哥遠遠看到走在歸途上的熟悉身影，他手裡提著一定是跑了很多地方才勉強獲得的豬肉，那塊三層肉，用荷葉、鹹草包裹著，而這時手裡捧著剛摘採的野生豬母乳的母親，剛好和他撞個正著，我們兄弟剛好看到他們這相逢一笑的一幕，也跟著發笑，於是哥哥用感動的口吻說：「好一幕石器時代男女為三餐辛勤奔波的溫馨畫面。」

我們早早等在門口迎接他們凱旋歸來，但我不聽話的肚皮，卻在此時咕咕作響，於是母親接過父親手上的獵物，閃進廚房，忙將肥肉切下炸油，而父親則開始在昏暗的光線下，眯著眼撿菜、挑蟲，因是無農藥的有機蔬菜，不需多次漂洗，

省下不少珍貴的清水。接過菜的母親快炒、起鍋，沒有抽油煙機，使她像個女巫，在一陣濃霧青煙後，變出許多菜餚。

妹妹幫忙佈著碗箸，那時使用的碗是石器時代經常使用的陶碗，由於使用過久，常有裂紋及些許缺角，只因古色古香，父母親都不忍丟棄。

大家忙裡忙外，我也不好意思閒著，於是抄起芒草桿綁成的掃帚，把洞穴內外亂掃一通，瞬間揚起一陣灰塵，連那隻懶懶的趴趴狗小黑，也不禁打了一個噴嚏，遭致妹妹給我一個白眼及「生雞蛋無，放雞屎有」的一句話。

待晚飯可以開動時，天已全黑，各洞穴洩出的燭光，像防止餓狼攻擊所升的營火。我們全家圍坐一桌，橘、黑光影在我們的臉上跳動，遠古時代當然沒有電視、收音機的聲響，全家咀嚼、吞嚥、喝湯的聲音聽得一清二楚，可是這些聲響反而特別能夠挑動味蕾，連石器時代的石板烤飯才吃得到的鍋巴，也被一掃而空。

### 3

大水才退去，日頭就變得格外毒熱，草莽水澤成日浮泛陣陣蒸氣，幾條泥路劈開關渡平原的水田，直迤邐到天際。拔地而起無有用處的電線桿，是喀斯特地形的石筍，上頭停著成排的麻雀，鎮日呱噪不休，有時似和知了相約暫歇，停下幾秒才又沸沸揚揚鳴叫，徒然令人煩燥。我全身出汗，像剛從沼澤裡爬出來，於是想念起從前可以在冰箱的冷凍庫，用手剷雪，敷在全身上下的日子。

媽看我像狗一樣張著嘴散熱，要我去買冰回來消暑，我說：「自從上一次冰河期結束後，台灣的夏天幾時有冰？」

母親卻用樂觀的口吻說：「未去看怎知？」

我一到製冰工廠，不禁難以置信地揉起雙眼，那裡竟然煙霧籠罩，處處冒著冰煙，全然想不透冰塊是從哪裡冒出來的，莫非那工廠有一個秘密洞窟，平日保存許多冰塊？我怯生生地向看店的白人說：「我要買冰！」

當時我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還不會，心想他大概鴨子聽雷，全然不懂我說的話，沒想到他竟然就打開覆蓋冰塊的麻布，鋸起冰塊，我於是故意站得近些，讓碎冰濺我一身。

回家後，哥哥便用剷刀鑿碎我買來的冰塊，然後放進鍋中。不久，鍋外凝結水珠，我們搶著在鍋外按手印，以換得滿手掌的冰涼。

而爸媽則把以前採摘曝曬後的仙草、石花熬成凍，放入剷冰中，於是小孩們爭相盛滿大大一碗，握住那微微沁骨的幸福。

我急著邀功說：「冰塊是我向製冰廠的白人買的！」

剷冰剷半天的哥像怕被搶了風采，敢緊接口說：「誰說他是白人？那叫白子。」

我不懂什麼是白子，直接回說：「他的臉龐白中透紅，連睫毛也是白的，當然

是白人！」

「就因為他連睫毛也是白的，所以是白子！」哥哥毫不示弱。

眼看吃冰還戰火不息，獵人父親便眼箭一射，中箭的兄弟，終於嘎然而止，誰都知道穴居家族的長老深具權威。

#### 4

在小孩無需看管電視木箱，大人不用把話筒黏在耳朵搞公關、談生意的石器時代，石林中的部落民，紛紛在日落後，走出仍異常燠熱的洞穴，都或蹲或站或乾脆拿出椅凳，在沒水清洗而黃沙滾滾的撒哈拉路上話家常，只在晚風拂掠路面，颳起沙塵暴時，才會稍稍打住。原本老死不相往來的各部落，都因為這次的時光倒流，而得以在閒談之中剖腹相見。

至於部落小孩，則自行玩殺手刀、木頭人……，直到精竭力疲，才在仰天時看到月娘皎亮，星星長角，將蒼穹布置得熱鬧非凡，部落小孩都驚訝地重新發現，沒有光害的遠古天空，原來是人類的最近的芳鄰。

記憶深刻的那晚，還不斷有流星閃現，不，是流螢浮現，不知何處鑽出的「火金姑」，是夜晚的流動風景，我快樂地追逐著牠們，全然沒預料到不久的將來，螢火蟲會成為稀有動物。

那時仰望天空發呆的哥哥，突然沒頭沒腦說：「月娘是貧血的太陽！」

我不禁停下腳步，看著他為何會發出如此詩意的一語。

他說：「不要以為現在很熱，從前更熱，那時天上有兩個太陽輪流出沒，比現在還要熱上一百倍，所有的水都快乾涸，連海水也是，海濱都結滿了白白的鹽巴，人們都認為該射下一日，卻沒人願意去做，眼看人類就要滅亡，終於有一個英雄自願前往。那個英雄深謀遠慮，知道到太陽的路途十分遙遠，所以背著一個嬰孩一同前往，好讓嬰孩長大後，能繼續完成他的任務，他沿路把吃過的桔子播種在大地上，作為嬰孩回程的糧食。走了好多年，英雄老邁而死，嬰孩長成英勇壯士，並終於到達日邊，拉弓射下一個太陽，中箭的那個太陽流血不止而成為月娘。從那時起，這世界才有了白天和夜晚的分別。」

我聽得目瞪口呆，卻不服氣地說：「這是你亂說的，我們老師說射下太陽的是后羿，而且太陽掉下就不見了，哪有變成月娘！」

哥卻堅持說他的版本是從原住民同學那裡聽來的，絕對是史實。於是兩人又開始「鬥嘴鼓」，最後連袂到母親跟前，打斷她和別人的談話，要她仲裁。我們指著月亮你一言我一語，數說對方的不是，結果母親沒加以仲裁，劈頭一記說的是：「囡仔人不可用手指頭指月娘，那是對月娘的不敬，快合掌求月娘原諒，若無，她暗時會偷偷來割你的耳！」

我猛然想起，那是真的，上次我耳後潰爛，就是在指了月娘以後，於是兄弟兩人都誠心合掌道歉，紛爭亦平。

沒電沒冷氣的遠古，地表的溫度降得很快，未及深夜，露水就已濃重，於是母親大人就趕羊似的把我們趕回穴居。但洞穴中無風，燥悶到無法入眠，鬼頭鬼腦的哥哥便提議：「不如吵著要媽說鬼故事，這樣我們一定會背脊發冷，涼到順利睡著。」

我們深覺有理，於是兄弟姊妹纏著母親要她講故事，她拗不過，只好說起專吃小孩手指的虎姑婆故事，我們邊聽，邊像彼此取暖的南極企鵝，靠得愈來愈緊，最後都緊閉雙眼，僵直躺在床上，只求快點睡著。如是好多個夜晚，母親變成《一千零一夜》裡那個善編故事的主角，說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，像是通車不久的辛亥隧道，駕駛會被附近公墓的鬼魂牽引，無法開出隧道，害得我們都尿意上湧，搶佔廁所。又如母親正在講林投姊向賣燒肉粽的買粽時，我們的洞穴外頭剛好傳來「燒肉粽哦」的叫賣聲，害我們同時驚聲尖叫，爭著鑽進被單，而差點把被單搶破。

那些鬼神充斥的夜晚，全讓蠟燭去守夜，石器時代的穴居人都崇敬自然，敬畏鬼神，並早早入睡。

## 5

大水方退去後，在石林外壁留下一道高高的黃線及滿地的泥濘，可明明才有大水，我們所遇到的棘手問題卻始終是缺水，原來彼時雖然水源充足，但因濁度太高，無法供水。

喜歡探險的哥哥便常常對我說：「走，我們去天池，看看剩下的水可以撐多久。」

他時時領著我往石林頂峰去觀測水位，隨著天池的水位不斷下降，情勢愈來愈危急，那淺淺的一泓，雖然始終漾閃著銳光亮稜，但粼粼波光所勾勒的我們的倒影，卻因池水接近底部而逐漸面目模糊。我抬頭望向路旁被曬傷，正在脫皮的白千層，問哥：「我們會渴死在這沙漠洞穴中嗎？」

萬事通的哥哥終究也有答不出來的時候，就在我們有了這回大概死定了的共識時，臨近部落傳來歡呼聲：「水來了！」

兄弟爭先恐後退回巢穴，急忙打開水源，沒想到只聽到出水口乾咳了兩聲，連半滴水也擠不出來。

我問哥哥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走吧，我們去溶洞看看！」他說。

「溶洞？」還沒搞清楚那是什麼時，他已拖著我往前走了。

到了溶洞前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馬達不動，使水只能送到溶洞，而無法送抵天池，

再利用虹吸管原理將水分送各洞穴。

因被洪水灌入，溶洞裡的水又濁又黃，並充滿瘴癘氤氣，那時已有同部落的長者已在清理溶洞，我們便也自告奮勇加入清理淤泥的行列。清理完畢，看著清水入注，便興奮地各自打水回穴，卻發現這樣上上下下太沒效率，各部落民乃不約而同地用傳遞的方式，將水送到各洞穴口，這種流汗互助的經驗，竟讓我第一次體驗到部落共同體的感覺。

## 6

電流是把我們從石器時代送回現代的時光甬道，石林又變身成大廈、公寓，溶洞、天池也變回樓梯間的地下水槽與屋頂水塔。

石筍變回電線桿的當兒，日光燈的光線差點刺瞎我的雙眼，還好突然的斷電，救了我一命，電力公司一查才知，因為久未通電，電線桿上的變電箱裡住了一窩老鼠，全在通電時，被電得燒焦並導致短路。

世界恢復光明後，蠟燭這古蹟迅速被趕進抽屜，當關上抽屜時，我彷彿聽到它滾到最裡頭時的嘆息。

人們很快忘卻這段歲月，當我對別人說起曾經歷擊壤歌式的穴居生活時，他們都嘲笑這是發燒後的夢囈。我不爭辯，只因深刻記得，地下水槽上的馬達因被洪水泡壞，需對各住戶收修理費時，因為除不盡，不知如何是好時，大家都爭相多付錢，這是殘存在穴居民身上的陋習，也印證了我曾經歷的時光。

## 7

這些是我記憶所及的石器時代二三事，說也奇怪，每當我回想起那段歲月，心裡頭總湧起淡淡的甜蜜，尤其那段全家得以每天相聚一起，分享生活中最細微的點點滴滴的日子，是一生中最燦爛的時光。

一場金融海嘯，又把許多人打回經濟大蕭條時代，得咬緊牙根度日。但不知怎的，這局面卻讓張愛玲〈傾城之戀〉中的一段話，不斷縈繞在我腦海：「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，誰知道什麼是因，什麼是果？誰知道呢？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，一個大都市傾覆了。成千上萬痛苦著，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革……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。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，將蚊煙白盤踢到桌子底下去。傳奇裡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。」

所以說，即使在天翻地覆的日子裡，還是有人可以因勢利導笑吟吟過活，而且一旦風雨過去，「回首向來蕭瑟處」，不但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，甚至在蕭瑟之處，早已出現一彎七色彩虹。